宋史/卷2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二 ◄

宋史
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二

► 卷二百七十四

李進卿

李進卿，幷州晉陽人。少以驍勇隸護聖軍。晉天福中，杜重威帥師敗安重榮於宗城，進卿力戰有功，擢為興順軍校。周祖開國，命領所部兵戍靈壽，久之，遷龍捷指揮使。顯德初，從世宗戰高平，改鐵騎指揮使，歷散員左射都校，改鐵騎及內殿直都虞候。

宋初，領貴州刺史，三遷鐵騎左廂都指揮使，領乾州團練使。乾德初，遷控鶴左廂都指揮使，改漢州團練使。二年，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，領澄州團練使。是歲冬，伐蜀，以進卿為歸州路行營步軍都指揮使，拔巫山砦，下夔、萬二州。蜀平，錄功拜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，領保順軍節度。開寶二年，太祖親征河東，留進卿為在京都巡檢，潁州刺史常暉、淄州刺史韓光愿分為河南、北巡檢。及還，改親軍馬軍都虞候。六年，遷步軍都指揮使，領靜江軍節度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贈侍中。子延渥、延信。延信至內殿崇班。

子 延渥

延渥以蔭補供奉官，尋為閤門祗候，三遷至西京左藏庫使。咸平初，歷知平戎、寧邊、順安軍、保州、威虜軍鈐轄，又知冀州。六年，徙瀛州。

景德初，契丹大舉擾邊，經胡盧河，踰關南，十月，抵城下。晝夜鼓噪，四面夾攻。旬日，其勢益張，唯擊鼓伐木之聲相聞，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。延渥率州兵強壯，又

集巡檢史普所部乘城，發礮石巨木擊之，皆纍纍而墜，殺傷甚眾。翌日，契丹主與其母親鼓眾急擊，發矢如雨。延渥分兵拒守益堅，契丹遁去，死者三萬餘，傷者倍之，獲鎧甲、兵矢、竿牌數百萬，驛書以聞。賜延渥錦袍、金帶，將士縉錢，遷延渥本州團練使。以通判、太子中允陸元凱為國子博士，賜緋；推官李翔為太子中允；錄事參軍蔡亨為右讚善大夫；侍禁、兵馬監押王誨，殿直、貝冀同巡檢史普為內殿崇班充職如故。

初，戍棚垂板護城才數寸許，契丹射之，矢集其上凡二百餘。及請葺城，詔取板視之，真宗頗稱其勞。又聞城守之際，陸元凱流矢中面，史普勇敢不避敵，復遷元凱屯田員外郎、普尚食副使。普尋卒，又錄其子昭度為右侍禁，昭儉為奉職。

二年，延渥徙知邢州，歷天雄軍、貝州副都部署，知冀、貝、博三州。大中祥符八年入朝，以疾，連賜告，換右領軍衛大將軍，領演州團練使。明年，從其請，以左武衛大將軍致仕。天禧初，卒。子宗禹，為內殿崇班。

楊美

楊美，幷州文水人。本名光美，避太宗舊名改焉。美狀貌雄偉，武力絕人，以豪俠自任。漢乾祐中，周祖征三叛，美杖策詣軍門求見，周祖召與語，壯之，留帳下。廣順初，累遷禁軍大校，從世宗征淮南，以功擢鐵騎都指揮使，領白州刺史。

太祖與美有舊，即位，以為內殿直都知。建隆三年，升青州北海縣為軍，以美為軍使。為政尚簡易，民皆德之。乾德二年，召還，北海民數百詣闕乞留，詔諭之不去，笞為首者始罷。遷馬步軍都頭。會討蜀，以美為歸州路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。蜀平，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，領恩州團練使。開寶二年，改領端州防禦使。六年，加都軍頭，領宣州觀察使。俄授虎捷左右廂都指揮使，領河西軍節度。會遣党進、潘美征太原，命美為行營馬軍都虞候。太平興國二年冬，出為保靜軍節度。三年夏，以疾求解官歸京師，尋醫藥，詔遣內侍與道士馬志視之。未幾，卒，年四十八，贈侍中。命中使護葬。美為人任氣好施，凡得予賜及奉祿，盡賙給親戚故舊。死之日，家無餘財，人多歎息之。

何繼筠

何繼筠，字化龍，河南人。父福進，歷事後唐至周，累官忠武、成德、天平三節度。繼筠幼時與群兒戲，必分行伍為戰陣之象。晉初，補殿直。周祖討三叛，表繼筠從行。賊

平，改供奉官。廣順初，福進鎮真定，署衙內都校，嘗領偏師出土門，與幷人戰，斬首數千級，以功領欽州刺史。契丹將高模翰率二千騎擾深、冀，以葦桄度胡盧河。繼筠與虎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率兵拒之，至武強，獲老稚千餘人，模翰遁去。俄隨福進入朝，為內殿直都知。福進卒，起復，為濮州刺史，領兵戍靜安軍。契丹內侵，繼筠逆擊敗之，改棣州刺史。世宗征瓦橋關，命繼筠以所部兵出百井道，破幷人數千眾。恭帝即位，以為西北面行營都監。

建隆二年，升棣州為團練，以繼筠充使。三年，命為關南兵馬都監。乾德四年，加本州防禦使。開寶元年秋，命昭義節度李繼勳等征太原，以繼筠為先鋒部署。至渦河，與幷人遇，擊走之，奪汾河橋，敗其眾於城下，獲馬五百匹，擒其將張環、石贇以獻。二年春，太祖親征晉陽，契丹來援。繼筠時屯兵陽曲縣，驛召至行在所，授以方略，命將精騎數千赴石嶺關拒契丹，謂之曰：「翌日亭午，俟卿來奏捷也。」至期，帝御北臺以俟。見一騎自北來，亟遣逆問之，乃繼筠子承睿來獻捷。生擒刺史二人，獲生口百餘，斬首千餘級，馬七百餘匹，器甲甚眾。初，幷人恃契丹為聲援，及捷奏，太祖命以所獲首級、鎧甲示城下，幷人喪氣。繼筠以功拜建武軍節度、判棣州。三年，來朝，詔賜鞍馬、戎杖，令戍邊。四年秋，來朝，疽發背。車駕幸其第，錫賚甚厚。未幾，卒，年五十一。帝親臨之，為之流涕，從容謂侍臣曰：「繼筠捍邊有功，朕不早授方鎮者，慮其數奇耳。今才領節制，果至淪沒，良可惜也。」贈侍中，賻絹五百匹，中使護喪，令以生平所佩劍及介冑同葬。

繼筠深沉有智略，前後備邊二十年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得其死力。善揣邊情，邊人畏伏，多畫像祠之。子承矩。

子 承矩

承矩，字正則。幼為棣州衙內指揮使，從繼筠討劉崇，擒其將胡澄以獻。開寶四年，授閑廄副使。太平興國三年，漳泉陳洪進納土，詔承矩乘傳監泉州兵。會仙遊、莆田、百丈寇賊嘯聚，承矩與喬維岳、王文寶討平之，以功就遷閑廄使。疏為政之害民者數十事上之，悉被容納。會改使名，即為崇儀使。五年，知河南府。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，承矩以為橫役，奏罷其事。徙知潭州，凡六年，囹圄屢空，詔嘉奬之。入為六宅使。端拱元年，領潘州刺史，命護河陽屯兵。

米信知滄州，以其不習吏事，命承矩知節度副使，實專郡治。時契丹撓邊，承矩上疏曰：

「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，熟知北邊道路、川源之勢。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，導水東注於海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五七十里，資其陂澤，築堤貯水為屯田，可以遏敵騎之奔軼。俟期歲間，關南諸泊悉壅闐，即播為稻田。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，止留城守軍士，不煩發兵廣戍。收地利以實邊，設險固以防塞，春夏課農，秋冬習武，休息民力，以助國經。如此數年，將見彼弱我強，彼勞我逸，此禦邊之要策也。其順安軍以西，抵西山百里許，無水田處，亦望選兵戍之，簡其精銳，去其冗繆。夫兵不患寡，患驕慢而不精；將不患怯，患偏見而無謀。若兵精將賢，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。」太宗嘉納之。

屬霖雨為災，典者多議其非便。承矩引援漢、魏至唐屯田故事，以折眾論，務在必行。乃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，俾董其役。事具《食貨志》。由是自順安以東瀕海，廣袤數百里，悉為稻田，而有莞蒲蜃蛤之饒，民賴其利。

淳化四年，擢為西上閤門使、知滄州，逾年，徙雄州。御書印紙錄其功最，仍賜以弓劍。承矩推誠御眾，同其甘苦。邊民有告機事者，屏左右與之款接，無所猜忌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。至道元年，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，伐鼓縱火，以逼樓堞。承矩整兵出拒，遲明，列陣酣戰久之，斬馘甚眾，擒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，契丹遁去。是年春，府州嘗敗契丹眾，承矩條殺獲以諭州民，或揭於市，契丹愧忿，故有是役。太宗意其輕率致寇，復命與滄州安守忠兩換其任。魏廷式使河北，得雄州功狀，抗表上言。又遣內侍劉核實，及麾下士有功者千餘人，皆進擢齎賜。

真宗嗣位，復遣知雄州，賜承矩詔曰：「朕嗣守鴻業，惟懷永圖，思與華夷共臻富壽。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，先帝繼統之初，和好往來，禮幣不絕。其後克復汾、晉，疆臣貪地，為國生事，信好不通。今者聖考上仙，禮當訃告。汝任居邊要，洞曉詩書，凡有事機，必能詳究，輕重之際，務在得中。」承矩貽書契丹，諭以懷來之旨，然未得其要。

咸平二年，契丹南侵，屢遣內侍以密詔問禦遏之計，密封以獻。嘗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馬。承矩上言曰：「緣邊戰棹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，屈曲九百餘里，此天險也。太宗置砦二十六，鋪百二十五，廷臣十一人，戍卒三千餘，部舟百艘，往來巡警，以屏奸詐，則緩急之備，大為要害。今聽公私貿市，則人馬交度，深非便宜，且砦、鋪皆為虛設矣。」疏奏，即停前詔，屢被手劄褒飭。三年，召還，拜引進使。州民百餘詣闕貢馬，乞借留承矩，詔書嘉獎，復遣之。承矩上言曰：

「契丹輕而不整，貪而無親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。以馳騁為容儀，以弋獵為耕釣。櫛

風沐雨，不以為勞；露宿草行，不以為苦。復恃騎戰之利，故頻年犯塞。臣聞兵有三陣：日月風雲，天陣也；山陵水泉，地陣也；兵車士卒，人陣也。今用地陣而設險，以水泉而作固，建設陂塘，綿亙滄海，縱有敵騎，安能折衝？昨者契丹犯邊，高陽一路，東負海，西抵順安，士庶安居，即屯田之利也。今順安西至西山，地雖數軍，路才百里，縱有丘陵岡阜，亦多川瀆泉源，因而廣之，制為塘埭，自可息邊患矣。

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，不悅詩書，不習禮樂，不可守疆界。制御無方，動誤國家，雖提貔虎之師，莫遏犬羊之眾。臣按兵法，凡用兵之道，校之以計而索其情，謂將孰有能，天地孰得，法令孰行，兵眾孰強，士卒孰練，賞罰孰明，此料敵制勝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戰者必勝，否則必敗。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。伏望慎擇疆吏，出牧邊民，厚之以奉祿，使悅其心，借之以威權，使嚴其令。然後深溝高壘，秣馬厲兵，為戰守之備。修仁立德，布政行惠，廣安輯之道。訓士卒，辟田疇，勸農耕，畜芻粟，以備凶年。完長戟，修勁弩，謹烽燧，繕保戍，以防外患。來則禦之，去則備之，如此則邊城按堵矣。

臣又聞古之明王，安集吏民，順俗而教，簡募良材，以備不虞。齊桓、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，故強國之君，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，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為一卒，能逾高赴遠、輕足善鬥者聚為一卒，此三者兵之練銳，內出可以決圍，外入可以屠城。況小大異形，強弱異勢，險易異備。卑身以事強，小國之形也。以蠻夷伐蠻夷，中國之形也。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，常惠用烏孫而邊部寧。且聚膽勇、樂戰、輕足之徒，古稱良策，請試行之。且邊鄙之人，多負壯勇，識外邦之情偽，知山川之形勝。望於邊郡置營召募，不須品度人才，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。俟契丹有警，令智勇將統而用之，必顯成功，乃中國之長算也。

又如榷場之設，蓋先朝從權立制，以惠契丹，縱其渝信犯盟，亦不之廢，似全大體。今緣邊榷場，因其犯塞，尋即停罷。去歲以臣上言，於雄州置場賣茶，雖貲貨並行，而邊氓未有所濟。乞延訪大臣，議其可否，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，是必別有良謀。請委之邊任，使施方略，責以成功。苟空陳浮議，上惑聖聰，秖如靈州，足為證驗，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。」

四年十月，建議選銳兵於乾寧軍，挽刀魚船自界河直趣平州境，以牽西面之勢。五年，詔兼領制置屯田使。始建榷場，或者謂承矩意在繼好，然契丹無厭，未足誠信，徒使公行窺伺。會契丹有殺斥候卒者，復罷之。時契丹數窺邊城，大浚渠，頗撓其役。詔承矩握兵深入其境，以分其勢。承矩以無騎兵，第遣數千卒出混泥城，襲之而還。

景德元年，入朝，進領英州團練使。真宗謂宰相曰：「承矩讀書好名，以才能自許，宜擇善地處之。」冬，出知澶州。承矩自守邊以來，嘗欲朝廷懷柔遠人，為息兵之計。及是，車駕按巡本部，卒與契丹和，益加歎賞。韓杞之至也，命郊勞之。明年春，復知雄州。是歲，契丹始遣使奉幣。承矩以朝廷待邊人之禮悠久可行者，悉疏以聞。手詔嘉納，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。三年，真拜雄州團練使。時邊兵稍息，農政未修。又置緣邊安撫使，命承矩為之，且詔邊民誘其復業。承矩曰：「契丹聞之，必謂誘其部屬也。」乃易詔文為水旱流民之意。王欽若時知樞密，援漢蟲達、周仲居改詔，請罪承矩。帝曰：「承矩任邊有功，當優假之。」第詔自今朝旨未便者，奏稟進止。

承矩頗有識鑒，典長沙日，李沆、王旦為佐，承矩厚待之，以為有公輔器。善推步，自知冥數，乃以老疾求僻郡。詔自擇其代，承矩以李允則為請。乃授承矩齊州團練使，遣之任，至郡裁七日，卒，年六十一。特贈相州觀察使，賻錢五十萬，絹五百匹，中使護葬。

以其子龜齡為侍禁；昌齡、九齡為殿直；遐齡為齋郎。緣邊洎涿、易州民，聞承矩卒，皆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。昌齡娶齊王女太和縣主，至內殿崇班。昌齡子象中，為閤門祗候。

李漢超

李漢超，雲州雲中人。始事鄴帥范延光，不為所知。又事鄆帥高行周，亦不見親信。會周世宗鎮澶淵，漢超遂委質焉。即位，補殿前指揮使，三遷殿前都虞候。

宋初，改散指揮都指揮使，領綿州刺史，累遷控鶴左廂都校，領恩州團練使。從平李重進，尋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。漢超在關南，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，太祖召而問之曰：「汝女可適何人？」曰：「農家也。」又問：「漢超未至關南，契丹如何？」曰：「歲苦侵暴。」曰：「今復爾耶？」曰：「否。」太祖曰：「漢超，朕之貴臣也，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？使漢超不守關南，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？」責而遣之。密使諭漢超曰：「亟還其女並所貸，朕姑貰汝，勿復為也。不足於用，何不以告朕耶？」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在郡十七年，政平訟理，吏民愛之，詣闕求立碑頌德。太祖詔率更令徐鉉撰文賜之。

霸州監軍馬仁瑀嘗兄事漢超，多自肆，擅發麾下卒入遼境，剽奪人口、羊馬，由是二將交惡。太祖慮其生變，遣中使賜漢超、仁瑀金帛，令和解之。太平興國初，遷應州觀察使、判齊州，仍為關南巡檢。二年八月，卒於屯所。太宗甚悼惜，贈太尉、忠武軍節度，中使護葬。漢超善撫士卒，與之同甘苦，死之日，軍中皆流涕。子守恩。

子 守恩

守恩，少驍果善戰，有父風。初補齊州牙職。開寶二年，太祖親征太原，漢超為北面行營都監，守恩從父軍中。會契丹遣兵援河東，至定州西嘉山，將入土門，守恩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。斬首三千級，獲戰馬、器甲甚眾，擒首領二十七人。隨漢超見於行在，賜戎服金帶、器幣、緡錢，太祖謂左右曰：「此稚子能若是，他日將帥才也。」漢超卒，擢為驍猛軍校，累官至隴州刺史、知靈州。與轉運使陳緯部芻糧過瀚海，為賊所邀，守恩及子廣文助教象之、隴州衙內指揮使望之、弟寄班守忠皆沒。真宗聞之震悼，特賜守恩洪州觀察使。次子祐之、順之、用之、潤之、慶之、成之、藏之。

郭進

郭進，深州博野人。少貧賤，為鉅鹿富家傭保。有膂力，倜儻任氣，結豪俠，嗜酒蒲博。其家少年患之，欲圖殺進，婦竺氏陰知其謀，以告進，遂走晉陽依漢祖。漢祖壯其材，留帳下。晉開運末，契丹擾邊。漢祖建號太原。契丹主道殂，漢祖將入汴，進請以奇兵間道先趨洺州，因定河北諸郡。累遷乾、坊二州刺史。少帝即位，改磁州。

周廣順初，移淄州。二年，吏民詣觀察使舉留。是秋，遷登州刺史。會群盜攻劫居民，進率鎮兵平之，部內清肅，民吏千餘人詣闕請立《屏盜碑》，許之。顯德初，移衛州。衛、趙、邢、洺間多亡命者，以汲郡依山帶河，易為出沒，伺間椎剽，吏捕之輒遁去，故累歲不能絕其黨類。進備知其情狀，因設計發擿之，數月間剪滅無餘，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。改洺州團練使，有善政，郡民復詣闕請立碑頌德，詔左拾遺鄭起撰文賜之。進嘗於城四面植柳，壕中種荷芰蒲葦，後益繁茂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，曰：「此郭公所種也。」

建隆初，太祖親征澤、潞，遷本州防禦使，充西山巡檢。嘗與曹彬、王全斌入太原境，獲數千人。開寶二年，太祖親征河東，以進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。九年，命將征河東，以進為河東道、忻、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，招徠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。太平

興國初，領雲州觀察使、判邢州，仍兼西山巡檢，賜京城道德坊第一區。

四年，車駕將征太原，先命進分兵控石嶺關，為都部署，以防北邊。契丹果犯關，進大破之，又攻破西龍門砦，俘馘來獻，自是幷人喪氣。時田欽祚護石嶺軍，恣為奸利諸不法事，進雖力不能禁，亦屢形於言。進武人，性剛烈，戰功高，欽祚以他事侵之，心不能甘，自經死，年五十八，欽祚以暴卒聞。太宗悼惜久之，贈安國軍節度，中使護葬。後頗聞其事。因罷欽祚內職，出為房州團練使。

進有材幹，輕財好施，然性喜殺，士卒小違令，必寘於死，居家御婢僕亦然。進在西山，太祖遣戍卒，必諭之曰：「汝輩謹奉法。我猶貸汝，郭進殺汝矣。」其御下嚴毅若此。然能以權道任人，嘗有軍校自西山詣闕誣進者，太祖詰知其情狀，謂左右曰：「彼有過畏罰，故誣進求免爾。」遣使送與進，令殺之。會幷人入寇，進謂誣者曰：「汝敢論我，信有膽氣。今捨汝罪，能掩殺幷寇，即薦汝於朝；如敗，可自投河東。」其人踴躍聽命，果致克捷。進即以聞，乞遷其職，太祖從之。

初，開寶中，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，悉用筒瓦。有司言：「舊制，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。」帝怒曰：「進控扼西山十餘年，使我無北顧憂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？亟往督役，無妄言。」太平興國初，又賜宅一區。

附 牛思進

牛思進者，祁州無極人。少從軍，以膂力聞。嘗取強弓絓於耳，以手引之令滿。又負牆立，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，嶷不動，軍中咸異之。太平興國四年，知平定軍，從征河東，石嶺關部署郭進卒，命思進代之。師還，以功改本州團練使。七年，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，卒。

李謙溥

李謙溥，字德明，幷州盂人。性慷慨，重然諾。父薨，後唐清泰中，晉祖鎮幷門，署為參謀。天福初，為開封府推官，使契丹還，上言：「屈節外國，非久長策。」時晉祖方父事契丹，不悅其言，出為汝州魯山令，卒官。

謙溥少通《左氏春秋》。從晉祖入汴，補殿直，奉使契丹。少帝即位，改西頭供奉官，

漢初，遷東頭。周祖討三叛及守鄴都，謙溥往來宣密命，周祖愛之。廣順初，遷供備庫副使。世宗征劉崇，遼州刺史張乙堅壁不下，遣謙溥單騎說之，乙以城降，以功改閑廄使。師還，留為晉州兵馬都監。以偏師入河東境，頻致克捷，世宗詔褒美之。會隰州刺史孫義卒，時世宗親征淮南，謙溥謂節帥楊廷璋曰：「大寧，咽喉要地，不可闕守。且車駕出征，若俟報，則孤城陷矣。」廷璋即署謙溥權隰州事。至郡，亟命浚城隍，嚴兵備，凡八日，幷人果以數千騎來寇。時盛暑，謙溥單衣持扇，從二小吏登城，徐步按視戰具。幷人退舍，後旬餘，大發衝車攻城。謙溥募敢死士，得百餘人，短兵堅甲，銜枚夜縋出城。會廷璋兵至，合勢夾攻，掩其不及。幷人大擾，悉眾遁去。追北數十里，斬首千餘級，時顯德四年也。明年五月，攻破孝義縣，以功領衢州刺史、監軍如故。世宗北征，召赴行在。恭帝即位，為澶州巡檢使，詔城莫州，數旬而就。改丹州刺史。

建隆四年，移慈州，兼晉、隰緣邊都巡檢，行石州事，以興同砦為治所。冬，將有事於南郊。太祖命四路進兵，略地太原。鄭州刺史孫延進、絳州刺史沈繼深、通事舍人王睿等師出陰地，以謙溥為先鋒，會霍邑。謙溥因晝攻取之策，繼深等共沮之，延進不能用。軍還，出白璧關，次谷口，謙溥語諸將曰：「王師深入敵境，今既退軍，彼必乘我，諸君當備之。」諸將不答，謙溥獨令所部擐甲。俄追騎果至，延進等倉皇走谷中，獨謙溥麾兵拒之，幷人引退。未幾，移隰州刺史。

開寶元年，命李繼勳等征太原，以謙溥為汾州路都監。太祖征晉陽，為東砦都監。前軍副部署党進遣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，未至，聞鼓聲，乃幷人逼西砦。大將趙贊禦之，幷眾未退，謙溥麾所部赴之。太祖遽至觀戰，怪其赴援者非精甲，問之，乃謙溥也，帝甚喜。謙溥在州十年，敵人不敢犯境。有招收將劉進者，勇力絕人，謙溥撫之厚，借其死力，往來境上，以少擊眾。幷人患之，為蠟丸書以間進，佯遺書道中，晉帥趙贊得之以聞。太祖令械進送闕下，謙溥詰其事，進伏請死。謙溥曰：「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。」即上言進為幷人所惡，此乃反間也。奏至，帝悟，遽令釋之，賜以禁軍都校戎帳、服具。進感激，願擊敵自效。

開寶三年，召謙溥為濟州團練使。後邊將失律，復為晉、隰緣邊巡檢使，邊民聞之喜，爭相迎勞於道左。六年，領兵入太原，連拔七砦。八年，以疾求歸，肩輿抵洛，太祖遣中使領太醫就視之。至京師，疾篤，累上章辭祿，不許。明年春，卒，年六十二。太祖甚痛惜之，賻贈有加，葬事官給。

謙溥與宣祖同里閈，弟謙升與太祖為布衣交。其母閻嘗厚待太祖，及即位，數迎入宮中，

使左右掖之，不令拜，命坐飲食，話及舊故，賜齎優厚。雍熙中，太宗為許王納謙升女為夫人，以謙升為如京副使。謙溥子允則、允正。允則至寧州防禦使。從子允恭為內殿崇班、閤門祗候。

子 允正

允正，字修己，以蔭補供奉官。太平興國中，掌左藏庫，屢得升殿奏事，太宗頗記憶其舊故。雍熙中，與張平同掌三班，俄為閤門祗候。四年，遷閤門通事舍人。時女弟適許王，以居第質於宋偓，太宗詰之曰：「爾父守邊二十餘年，止有此第耳，何以質之？」允正具以奏，即遣內侍輦錢贖還，縉紳咸賦詩頌美。

淳化中，命討戎、瀘州叛蠻。遷西上閤門副使。太宗慮京城獄囚淹繫，命允正提總之。嘗請詔御史臺給開封府司錄司、左右軍巡、四排岸司印紙作囚簿，署禁繫月日，條其罪犯，歲滿較其殿最。詔從其請。逾年，開封府上言：「京師浩穰，禁繫尤眾，御史府考較之際，胥吏奔命，有妨推鞫，況無欺隱，不煩推校。」卒罷之。允正又提點左右藏，屢乘傳北面，經度邊要。五年，為衛州修河部署。會建清遠軍積石砦，命詣瀚海部分其役。還，拜西上閤門使、幷州駐泊鈐轄。俄代張永德知州事，徙代州。

咸平初，使西蜀詢訪民事，還，進秩東上閤門使，歷知鎮、莫二州。又為幷、代馬步軍鈐轄。契丹擾邊，車駕駐大名，允正與高瓊率太原軍出土門路來會，召見便殿。所部有廣銳騎士數百，皆素練習，命允正引以入，賜緡錢。遣屯邢州，與石保吉逐遼人，遼人遁去。俄以兵會大名，復還幷代。五年，合涇原儀渭、邠寧環慶兩路為一界，命王漢忠為都部署，驛召允正為鈐轄兼安撫都監，即日上道。又命與錢若水同詣洪德、懷安沿邊諸砦經度邊事，加領誠州刺史。七月，罷兩路之職，復任幷代鈐轄。每錢若水按巡邊壘，即詔權蒞州事。進四方館使，代馬知節為鄜延部署、兼知延州，改客省使、知定州兼鎮定都鈐轄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，累表求還。至京師，將祀汾陰，以疾難於扈從，命為河陽部署以便養。會張崇貴卒，趙德明頗逾軼，亟詔徙允正為鄜延部署，內侍密詔存諭。禮成，領河州團練使。允正頗知書，性嚴毅，疏財，喜自修飭。素病佝僂，以是罕在要近，累典邊任，多殺戮。是秋，徙知永興軍，卒，年五十一。

姚內斌

姚內斌，平州盧龍人。仕契丹為關西巡檢、瓦橋關使。周顯德六年，太祖從世宗北征，兵次瓦橋關，內斌率眾五百人以城降。世宗以為汝州刺史，吏民詣闕舉留，恭帝詔褒之。內斌本名犯宣祖諱下一字，遂改今名。從平李筠，改虢州刺史。西夏數犯西鄙，以內斌為慶州刺史兼青、白兩池榷鹽制置使。在郡十數年，西夏畏伏，不敢犯塞，號內斌為「姚大蟲」，言其武猛也。

初，內斌降，其妻子皆在契丹。乾德四年，子承贊密自幽州來歸。五年，幽州民田光嗣等又以內斌兒女六人間道來歸，太祖並召見，賜以衣服、緡錢、鞍馬，令中使護送還內斌。開寶四年，召赴闕，上待之甚厚，遣歸治所。七年春，暴得疾卒，年六十四。遣中使護喪，歸葬洛陽，常賻外，賜其子田三十頃。承贊為供奉官、閤門祗候，死於陣；承鑒至殿中丞。

董遵誨

董遵誨，涿州范陽人。父宗本，善騎射，隸契丹帥趙延壽麾下，嘗以事說延壽，不能用。及延壽被執，舉族南奔。漢祖得之，擢拜隨州刺史，署遵誨隨州牙校。周顯德初，世宗北征，大將高懷德，遵誨之舅也，表遵誨從行。師次高平，與晉人遇。將接戰，晉兵未成列，懷德命遵誨先出奇兵擊之，晉人潰，大軍繼進，遂敗之。二年，討秦、鳳，大將韓通又表遵誨自隨。與賊戰於唐倉，先登陷陣，擒蜀招討使王鸞以獻，克秦、鳳二州。師還，錄其前後功，補東西班押班，又遷驍武指揮使。四年，從世宗征淮南，攻合肥，下之。六年，從韓通平雄、霸二州。

太祖微時，客遊至漢東，依宗本，而遵誨憑藉父勢，太祖每避之。遵誨嘗謂太祖曰：「每見城上紫雲如蓋，又夢登高臺，遇黑蛇約長百尺餘，俄化龍飛騰東北去，雷電隨之，是何祥也？”」太祖皆不對。他日論兵戰事，遵誨理多屈，拂衣而起。太祖乃辭宗本去，自是紫雲漸散。及即位，一日，便殿召見，遵誨伏地請死，帝令左右扶起，因諭之曰：「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？」遵誨再拜呼萬歲。俄而部下有軍卒擊登聞鼓，訴其不法十餘事，太祖釋不問。遵誨益惶愧待罪，太祖召而諭之曰：「朕方赦過賞功，豈念舊惡耶？汝可勿復憂，吾將錄用汝。」遵誨再拜感泣。又問遵誨：「母安在？」遵誨奏曰：「母氏在幽州，經患難睽隔。」太祖因令人賂邊民，竊迎其母，送與遵誨。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，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，命齎賜之。綜曰：「遵誨人臣，豈敢當此。」太祖曰：「吾方委以方面，不此嫌也。」

會李筠叛澤、潞，令遵誨從慕容延釗討之，遷馬軍都軍頭，因留之鎮守。三年，召歸，再遷為散員都虞候。乾德六年，以西夏近邊，授通遠軍使。遵誨既至，召諸族酋長，諭以朝廷威德，刲羊釃酒，宴犒甚至，眾皆悅服。後數月，復來擾邊，遵誨率兵深入其境，擊走之，俘斬甚眾，獲羊馬數萬，夷落以定。太祖嘉其功，就拜羅州刺史，使如故。太宗即位，兼領靈州路巡檢。

遵誨不知書，豁達無崖岸，多方略，能挽強命中，武藝皆絕人。在通遠軍凡十四年，安撫一面，夏人悅服。嘗有剽略靈武進奉使鞍馬、兵器者，遵誨部署帳下欲討之。夏人懼，盡歸所略，拜伏請罪，遵誨即慰撫令去。自是各謹封略，秋毫不敢犯。歷太祖、太宗朝，委遇始終不替，許以便宜制軍事。太平興國六年，卒，年五十六。帝軫悼久之，遣中使護葬，賵賻加等，錄其子嗣宗、嗣榮為殿直。

賀惟忠

賀惟忠，忻州定襄人。少勇敢，善騎射。周祖將兵討三叛，惟忠謁於道左，自陳其有武藝，周祖悅之，即留置所部。洎開國，得隸世宗帳下，奏補供奉官，不辭，輒入朝。世宗怒之，及嗣位，終不遷擢。

初授儀鸞副使，令知易州，捍邊有功，尋遷正使。開寶二年，太祖駐常山，以惟忠為本州刺史兼易、定、祁等州都巡檢使。嘗中流矢，六年，金瘡發而卒。太祖聞之嗟悼，即以其子昭度為供奉官。

惟忠性剛果，知書，洞曉兵法，有方略。在易州繕完亭障，撫士卒，得其死力，每乘塞用兵，所向必克，威名震北邊，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。

昭度至西京作坊使。淳化中，知通遠軍，有罪當棄市，減死流商州。

馬仁瑀

馬仁瑀，大名夏津人。十餘歲時，其父令就學，輒逃歸。又遣於鄉校習《孝經》，旬餘不識一字。博士笞之，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，博士僅以身免。常集里中群兒數十人，與之戲，為行陣之狀，自稱將軍，日與之約，鞭其後期者，群兒皆畏伏。又市果均給之，

益相親附。及長，善射，挽弓二百斤。

漢乾祐中，周祖鎮鄴，仁瑀年十六，願隸帳下，周祖素聞其勇，既見，甚喜，留置左右。廣順初，補內殿直。世宗嗣位，命衛士習射苑中，仁瑀弓力最勁，而所發多中，賜錦袍、銀帶。會太原劉崇入寇，世宗親征至高平，周師不利，諸將多引退。仁瑀謂眾曰：「主辱臣死，安用我輩！」乃控弦躍馬，挺身出陣射賊，斃者數十人，士氣益振，大軍乘之，崇遂敗績。世宗至上黨，諸將坐失律誅者七十餘人。擢仁瑀為弓箭控鶴直指揮使，及還京，又遷散指揮使。從征淮南，至楚州，攻水砦。砦中建飛樓高百尺餘，世宗觀之，相去殆二百步，樓上望卒厲聲嫚罵，世宗怒甚，命左右射之，遠莫能及。仁瑀引滿，應弦而顛。及淮南平，身被數十創，賜以良藥，遷內殿直都虞候。又從平三關。恭帝嗣位，詔從太祖北伐。

初以佐命功授散員都指揮使，領貴州刺史，俄遷鐵騎右廂都指揮使，又為虎捷左廂都指揮使，領扶州團練使。從平澤、潞，以功領常州防禦使，改龍捷左廂都指揮使。建隆二年，改領岳州防禦使，俄又移領漢州。

初，詔仁瑀等領荊湖諸郡，不數歲，復其地。至是，將征蜀，又詔領川、峽諸郡，遂平之。先是，薛居正知貢舉，仁瑀私囑所與者，榜出，無其人。聞喜宴日，仁瑀酒酣，攜所囑者詣居正切責之。為御史中丞劉溫叟所劾，帝優容之。王繼勳以后族驕恣，淩蔑將帥，人皆引避。獨仁瑀詞氣不相下，嘗攘臂欲毆之。會帝將講武郊外，遂欲相圖，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梃。太祖密知之，詔罷講武，出仁瑀為密州防禦使。

太祖征晉陽，命仁瑀率師巡邊，至上谷、漁陽。契丹素聞仁瑀名，不敢出，因縱兵大掠，俘生口、牛羊數萬計。駕還，仁瑀歸治所。明年，群盜起兗州，賊首周弼、毛襲甚勇悍，材貌奇偉，弼號曰「長腳龍」。監軍討捕數不利，詔仁瑀掩擊。仁瑀率帳下十餘卒入泰山，擒弼，盡獲其黨，魯郊遂寧。

開寶四年，遷瀛州防禦使。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，繫獄當死。民家自言非有宿憾，但過誤爾，願以過失殺傷論。仁瑀曰：「我為長吏，而兄子殺人，此怙勢爾，非過失也。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？」遂論如律，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。太平興國初，移知遼州。四年，車駕征太原，命仁瑀與成州刺史慕容超、飛龍使白重貴、八作使李繼昇分兵攻城。及征范陽，命仁瑀率禁兵擊契丹於盧龍北，契丹兵奔潰。師還，遷朔州觀察使，判瀛州事。七年，卒，年五十。贈河西軍節度，葬事官給。

論曰：宋初，交、廣、劍南、太原各稱大號，荊湖、江表止通貢奉，契丹相抗，西夏未服。太祖常注意於謀帥，命李漢超屯關南，馬仁瑀守瀛州，韓令坤鎮常山，賀惟忠守易州，何繼筠領棣州，以拒北敵。又以郭進控西山，武守琪戍晉州，李謙溥守隰州，李繼勳鎮昭義，以禦太原。趙贊屯延州，姚內斌守慶州，董遵誨屯環州，王彥昇守原州，馮繼業鎮靈武，以備西夏。其族在京師者，撫之甚厚。郡中筦榷之利，悉以與之。恣其貿易，免其所過征稅，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。凡軍中事皆得便宜，每來朝，必召對命坐，厚為飲食，錫賚以遣之。由是邊臣富貲，能養死士，使為間諜，洞知敵情；及其入侵，設伏掩擊，多致克捷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。以至命將出師，平西蜀，拓湖湘，下嶺表，克江南，所向遂志，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。若李進卿、楊美亦專師西征，而美居北海，以樂易結民心，誠得為政之本。延渥、承矩、守恩、允正皆紹先業，以勳名著。承矩議屯田，贊和好，其謀甚遠。守恩以果敢死事。宋之武功，於斯為盛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